

幽

暗

世

界

@

2

0

1

4

葛一敏
乔叶
编



——林森文学艺术出版社
—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暗世界@2014 / 葛一敏, 乔叶编. — 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157-5

I. ①幽… II. ①葛… ②乔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8092号

书 名 幽暗世界@2014

编 者 葛一敏 乔 叶

责任编辑 赵 阳 刘 佳
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157-5
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旅行

记

- 登泰山记 ————— 于 坚 3
西湖 ————— 蒋 勋 10
兆言说东吴 ————— 叶兆言 20
向黄昏沉沉坠落 ————— 江少宾 30
旅行记 ————— 北 岛 41
我曾居住在亚洲中心 ————— 丁 燕 46
母亲行旅 ————— 李欣伦 59
窗含雪 ————— 解飞飞 65

墟 土

- 驴知道这世界上的路 ————— 刘亮程 73
到异乡寻找故乡 ————— 李清明 85
墟土 ————— 朱 强 91
中药芬芳 ————— 林文钦 106
血脉里的回望 ————— 王月鹏 112
笨拙的土豆 ————— 王晓莉 124
幽暗世界 ————— 刘荣书 130

亲爱的花朵——安 然 140
苹果不需要剩核(外一篇)——鲍尔吉·原野 155
新阳镇——雷 达 158

屋 顶 上 的 梦

祭笔——余秋雨 169
历史与“我”的几个瞬间——梁 鸿 181
灯光转暗,你在何芳?——舒 婷 191
杨苡和她的《青青者忆》——毕飞宇 205
屋顶上的梦——宁 肯 208
须臾记——雪小禅 211
协和医院幸遇黄牛记事——毕星星 218
我的草生活——李 磊 227
梦工厂——刘梅花 235
耻——塞 壬 240
睡眠颂——钱红莉 254
只要想起那些后悔的事——唐 棣 260
存在与时间——周 实 264

穿 过 云 朵 直 至 阳 光 处

穿过云朵直至阳光处——贾平凹 275
我简短而卑微的文学观——冯 唐 281
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——张 莉 283

旅 行

记

①

登泰山记 ————— 于坚

虽然这个时代最时髦的登山方向是朝着海拔去，人们穿着德国或美国设计、中国制造的登山鞋，朝珠穆朗玛去，朝阿尔卑斯去。但泰山依然是中国最伟大的圣山，至少在普通人心目中。登泰山不难，不必有什么登山装备，甩着两只手，最多在山门那里花5元钱买根竹手杖。泰山的一个意思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登上去。“泰，安。”（《字汇》）“字泰定者，发乎天光。”（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）“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此山如果不泰，而是奇险危绝，那么大多数人是爬不上去的。比如华山，现在旅游的人多了，因为开通了缆车，过去能够登上去的，基本上是探险家。泰是一种普遍广大深厚永恒的定力，共享的范围广阔。所以登泰山是一种赶庙会式的活动，红男绿女，南腔北调，扶老携幼，浩浩荡荡，摩肩接踵，不是去探险，而是回家，回到某种永恒的怀抱中，安于泰。所以《公羊传》说：“曷为祭泰山、河海？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，天子秩而祭之。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，唯泰山尔。”

孔子登泰山，想必与今日大多数人登泰山一样，悠悠晃晃，一路妙语论道，述而不作，把老生常谈说得个字字珠玑。在松阴下听一阵雾，走一段，又卧在肥石上听一阵溪唱，再走一段。边走边思，思路，必须安之若泰，如果每走一步都要惊魂半晌不定，就没法想了。“畏产生于敞开了的未来，惧形成于丧失了的当前。”（海德格尔）“存在之思是一种高级的漫游……幽僻小径，它拒绝成为一条拯救之道，也不会带来什么簇新的智慧。这条小径至多不过是一条田间小

路。”(海德格尔)我曾经去德国海德堡,那里的山上有一条“哲学家小路”,据说费希特、谢林、黑格尔、费尔巴哈、海德格尔……都走过。我在一个黄昏上去走了一段,今日回想起来,那山也是泰山似的安泰。只是冬天不能走,因为小路用石块铺起来,冬天一结冰,行走就非常危险了,所以路口赫然有一块牌子告诫,冬天有生命危险,不得进入。哲学家们在冬天,只好像熊一样冬眠。

上泰山的路有多少条,只有孔夫子的老乡——本地居民知道。大多数游客都只有走用石阶修起来的,要收门票的这条。泰山本是舒缓陡峻地势不同的,登山的直线一修,山势就成了直达山顶的陡坡,省略了原始山路的七弯八拐,时间也快多了。但许多路段很无趣,石阶一蹬接着一蹬,登山者喘气喘得像是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,年轻人还要比赛,最短时间抵达山顶成了登山唯一目的。我估计孔子当年登山,必是依着山势,之字攀登,“仁者乐山”如何乐得,乐的就是它是山,山有山的路,要在林泉松壑之间绕行,顺着地势,它高你高,它矮你矮,它平你平,它陡你陡;它雾出高岫,你拨雾而深,它泉过低谷,你涉水而湿;水一样地随物赋形,顺着山之路,而不是一条强行霸占的直线,泰山没有这种直线。登顶也不是唯一目的,对山势本身的体会才是登山之乐。现代人虽然不登珠峰,但心思与登山队员还是一样,只盼着登顶这条“拯救之道”,而忽略“途中”。更快的,还可以直接坐车子到山腰,再乘缆车,几分钟就可直奔山顶,省略了登山。泰山之顶,如果不是盖了许多庙宇,原始的样子,最高处就是几块枯石,就像失去了头发的秃子。

我们一行,也逃不脱“抢占制高点”这种时代哲学的影响,第一日上山就错过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石刻,那石刻在登山直线的一侧,旁枝逸出处,泰山的一条缝里面,秘藏于松树之间。眼见行人个个低头赶路,就担心自己走慢了泰山就要被高速列车运走似的,错过了《圣经》。

孟子说: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,故观于海者难为水,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。日月有明,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为物也,不盈科不行;君子之志于道也,不成章不达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《易经》上

说：“泰，小往大来。吉，亨。”（《周易·泰卦》）小往大来，从小鲁到小天下，孟子超越性地阐释了孔子的登山之旅，“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将泰山形而上了。泰山在孟子这里，不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，而是一座圣山，“拯救之道。”所以给我这个读书人一种印象，泰山似乎像西奈山那样，寸草不生、只有石刻、不朽的文字、神迹。我为泰山准备的不是脚底板而是磕膝头。

当我在一个春天抵达泰山时，发现它其实草木葱茏，流水潺潺，满山鲜花，松、柏、柳、杨、槐、梧桐、瓦松、山柳、花楸、垂枝朴、石竹、麻栎、海棠、野樱花、核桃树、枣树、杏树、桃树……万木林立，山谷苍翠。飞禽走兽想必也是有的，只是躲着我们。最美的是山北的泰山美人梨，正大群大群地开着花，像是刚刚下了一场小雪。山谷中到处是敦实的美石肥岩，深厚浑圆，其间溪流潺潺，山景柳暗花明，峰回路转，雾去云生，真是一座可以颐养生命的灵山。据说历代帝王来泰山封禅，都要“食素斋，整洁身心”，素斋，就是大地的原生态，生命的本源。齐鲁大地，呆板的大平原上忽然出现这样一座天赐的花果松柏清泉美石之山，那就不仅是给养，也是启示。世界已经如何，世界应当如何，泰山是一种准绳。道法自然不是乱法，上善若水，法的是泰山。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如果荒山绝岭，大漠孤烟，孔子大约也生不出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智者动，仁者静；智者乐，仁者寿”的哲思吧。这就是泰。

如果把满山的松比做笔，把满山的巨石比做墨，流水青天，那么登泰山就像是在文房四宝中行走，何况历代文人还在山石上刻了那么多字。在石头上刻字是小事，那石头本是黑暗之身，字一旦镌入石皮，石头就被文身了，文明了，被文照亮了。石头本来不朽，但现在升华到更高层次的不朽，在我们这些一代代生下来又死去的人类中不朽了。中国文明就是文的明，文明就是神明，文是具有神性的，文不是抵达神的阶梯，文字就是神力的表现，无非力道强弱罢了。每一代人都知道泰山石刻，登泰之路就是一部中国书法史，山脚是近代的，力道气息奄奄。到了山顶，写字的是秦朝的李斯，遒劲刚健。内容也不同，近代的文人，小聪明多，有个秀才题在岩石上的字是“二虫”，什么意思，同行中有智者，猜出

是“风月无边”。山顶有唐玄宗亲自撰写的《纪泰山铭》。《尔雅》曰：“泰山为东岳。”《周官》曰：“兖州之镇山。实为天帝之孙，群灵之府。”“其方处万物之始，故称岱焉；其位居五岳之伯，故称宗焉。自昔王者受命易姓，于是乎启天地，荐成功，序图录，纪氏号。朕统承先王，兹率厥典，实欲报元天之眷命，为苍生之祈福，岂敢高视千古，自比九皇哉。故设坛场于山下，受群方之助祭；躬封燎于山上，冀一献之通神。”浩浩荡荡，光明磊落，又大气又谦卑。就是天下第一人，也还是战战兢兢：“岂敢高视千古，自比九皇。”李斯的字，意思看不明白了，只剩一笔一画越发苍凉雄劲，似乎上天被这文字的神力感动，风吹雨刷，雷摹电刻，日日夜夜跟着描画，无数岁月后，李斯无奈，又把他的字还给了天，可谓天书。

导游说，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去看日出，这个景点只有住我们店的才能去。早上起床，旅馆门口黑压压站着一群人，都穿着军大衣。大衣是从旅馆里租的，押金50元，租金10元。口渴，就看见旁边的大婶在卖早餐，就向她讨一碗水，她不给，要喝么，5元一碗。也只有喝了，是我喝过的最贵的水。登山的大道上，人声鼎沸，一股洪流在黑暗中朝泰山顶涌去。我们这个小分队却离开主流，沿着一家单位的后墙，跌跌撞撞摸着黑，偷袭似的上了山。导游说，这是我们旅馆自己开辟的小路，可以走到泰山最好的观日点。气喘吁吁地到了那里，天微明。隐约看见山边上有一块巨石，上面刻着“天下第一山”几个大字。导游是个红脸膛小伙子，嗓门特大，说，就站在这里，再过十分钟它就来了。大家都知道它是谁，赶紧准备照相机。十岁的娃娃和八十岁的老妪都是人手一台。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开机了，视频亮晶晶地像大号萤火虫。那边有了一抹红霞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它还在化最后的妆，却不知道这边的山头上，正有一个照相机组成的炮阵对着它呢。如果朝天空那面看泰山，那就是一奇观了，每个山头都站满了人，每个人都握着一个照相机，豆腐块大的，机关枪似的，大炮型的（专业摄影师用的长焦镜头），这是21世纪早期中国的一种风俗，没有照相机人都不好意思站在人群里，那场面仿佛以前在广场上人人举着一束纸花。导游说，你们运气好呵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本来要下雨的，看这天色，它不出来是

不行的了。运气不好的,上山十回也看不见呢。这句话使大家在赌盘上下了注似的紧张起来,看见与看不见现在与每个人的福祉、运气联系起来了。都屏住呼吸,盯着那边。终于出现了一条长缝,瞬间就被镶上了金边,来了,来了,有人小声地嚷嚷起来。似乎声音大了会吓跑它。再看时,又合起来了,搞得大家提心吊胆,生怕它不露面。都不出声了,翘首望着,有人还默默祈祷。终于云缝里缓缓露出微红模糊的一团,像是谁家的小孩子出世似的,天空苍白,像失血过多的产妇。有人嚷嚷起来,出来了,出来了!快照啊!所有眼睛都钻进取景框里去看它,倒忘了就这么睁着眼也是看得见的,都记挂着要留影,却忘记了看真正的日出了。快门声响成一片,像调低了音量的机关枪,咔嚓咔嚓地响着。数码相机不存在浪费胶卷的问题,不假思索闭着眼睛乱按一气,好像按得越多福的份额也越多似的。导游赶紧揽生意,他举着自己的照相机道,照相啦!照相啦!我这里有好镜头啦。他这部相机是所有相机里面最脏的一台,黑糊糊的。他让那位游客举起一只手掌,把那轮红日恰好安放在手掌上,托着个金元宝似的。许多人在他后面看他怎么取景,立即学会了,马上传开去,都这么照起来。有人立即将他的创意解构了,发明出更多,不是用手掌去托,而是用两只手掌做一个圈,把它箍在里面。甚至把太阳放到裤裆底下的都有,现在它来了,大家就肆无忌惮了,大笑、大喊。导游只揽到两三个人的生意,也笑着说,拍吧,拍吧,拍了就好。又说,你这么拍也看不出是在泰山,哪里都可以拍啊,站去二十层楼顶也能拍啊,是不是?我这个点,好就好在有“天下第一山”几个字。游客恍然大悟,又纷纷去与那几个字合影。但这石壁面向东方,又拍不着太阳了。乱了一阵,天光又亮了些,回头再看,它已不见了,东天一片苍茫。此刻与刚才,完全是两重天,它来的时候,看得明明白白,大红大紫,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溜掉了,像开会来听鼓掌讲开场白的领导,好像只待了不到十分钟吧?但这个白天是不会有太阳了,乌云滚来,小雨霏霏。

这时才发现导游带我们来的这个观日点不在泰山顶。山顶还在高处,挤得人山人海,有些人是整夜睡在那儿占地。导游带我们走这条歪门邪道,自有

他的生意经,他知道5点钟起来是根本上不去泰山极顶的。只要看见,那就是日出,这不都是在泰山上么。他这本生意经想的是赚自己的钱,通的却是阳光大道;地点不同,日出是一样的。但许多人因为跟着主流走,都牵挂着要像明信片上那样在泰山顶观日出,结果山顶上不去,倒忘记了如果真要看的话,是很多点都可以看到的,抬起头就是了,这是泰山啊。都低着头只顾抢路,倒错过了那轮只出来了几分钟的太阳。一路上的文人刻的字,大都在歌颂孔子。我以为山顶大约也是孔庙独尊,却不独孔庙,还有佛寺、道观、土地庙、祭天台……诸神共享山头,并未独尊孔子,泰山依然诸神共处,这也是泰山一泰。香火最旺的是泰山老奶奶庙,泰山老奶奶就是泰山女神,黄帝时代就已经被崇拜,古书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,“庇佑众生,灵应九州。”泰山老奶奶是民间的叫法。我以为泰山老奶奶是一种原始信仰,起源自万物有灵的时代。人们迷信泰山是一座灵山,道法自然,虚构出有着母亲般怀抱的泰山奶奶。她是一个永恒的母性怀抱,大地之母。孔庙反倒很冷清,门柱上刻着一副对联:“登泰山而小天下,黜百氏以尊六经。”当年,孔子登泰山,是跟着朝拜泰山老奶奶的人来的,那时候,还没有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孔子是否曾经在泰山老奶奶庙烧香的人群中想过“彼可取而代之”?不得而知。但后来的局势是,孔子登泰山之后,中国历史就向着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去了。另一个热闹处是皇帝祭天的地点,那个点就是泰山海拔最高的几块石头,盖了庙围着。从前,此地是泰山终极处,上面就是天了,天子在此设坛,跪在石头上,泰山离天最近的地点,终于意识到他的有限,“为苍生之祈福,岂敢高视千古,自比九皇哉。”现在守庙的在石头周围围起一圈,供游客朝这些石头扔纸币,挂铜锁,意思是如此这般,就会获得好运长久永固财源旺盛,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,无人朝天,都向着这个石头。叮叮当当响成一片,挂做一团,黄澄澄的铜锁灿烂夺目,白花花的镍币堆成几座小丘,压住了泰山极顶。有个老者背着香挤进庙里,要借个火点香,持火炬的小伙子硬是不给他点,要收钱。老人给了钱,才点着了香。唐玄宗《纪泰山铭》被旅游部门重新描上金

粉，又灿烂了，只是与旁边风吹雨打黯然失色的其他石刻比起来，很是刺眼。在上山途中我曾想到四个字：登泰仰丘，却没料到此丘不是彼丘。

如果孔子是耶稣式的人物，那么他的德化文教显然不如基督教的血洗异教，2000年过去，孔教居然式微，日薄西山。在“文革”时代，人们甚至摧毁文庙。而泰山老奶奶，就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也是有人公然供奉着的，因为不必子曰诗云，只需朝那座山祈祷就是。泰山老奶奶是自然神，以山为基，泰山就是她，天长地久。孔子是文明神，以文为基。“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”但日月也有昏暗不照的时候。文明忽暗忽明，黑暗时代，孔子也跟着黑暗，他是一种中国文身，即使道不行，也无法“乘桴浮于海”了。

“礼失而求诸野。”文明并非只有直线前进一途，求诸野也可以说是回到开始，轮回。历史上先例不少，比如西方的文艺复兴，就是从发现希腊重新得道。比如宋儒，也是回到孔子，重新说法。

下山路上在农家餐馆午餐，餐馆就像云南的风俗，不看菜谱，而是直接领你去厨房前，那里摆着一篮篮洗干净的山茅野菜，随你点个明白。据说泰山上可食用的野菜有150多种。这家餐馆摆出来的有马齿苋、蒲公英、山豆苗、毛木耳、树舌、松蘑、黑木耳、香椿芽、花椒芽、枸杞头、山芹。

咏而归，小歇时瞥见路边有牌子指出通往经石峪的路，就离开直线拐进去了。这是古代的小路，顺着山势走。松老横，鸟霸道，雾厚，苔滑，没遇见人。谷忽然露出底，是一大片平坦的花岗岩，犹如天降，金刚经就刻在上面。这是山瀑流经之地，经文大多数时候藏在流水下面，只在枯水期才偶尔露出。天助我也，洪水还没有回来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水落石出，清晰可见，雄劲飞扬，仿佛刚刚镌入。不知道是谁写的，书者已逝，继续将这些字往深里刻或者磨去它的，乃是泰山。

沉默良久，咏而归。

（选自2014年1期《青春》）

在台湾长大,有机会能去西湖,大概是在台湾解严之后,已经靠近1988年了。

在这之前,几十年间,从青少年开始,读了很多关于西湖的诗,看了很多关于西湖的画,知道了很多关于西湖的故事,却一直不能亲身去西湖,不知不觉,已过了中年。

头脑里装了太多西湖历史典故,我与西湖已经不可能“素面”相见了。

风景一旦成了名胜,塞满太多古人、前人的记忆,往往也就是风景死亡的时刻吧。

名胜常常需要一次记忆的大遗忘,使名胜还原成原来的风景。

总成一梦

1990年,绕道香港转机,第一次飞到了西湖。

那天是旧历除夕下午,天空密布着低低的云层,同行的H说:大概要下雪。

我忽然想起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有《湖心亭看雪》一段:“雾凇沆砀,天与云,与山,与水。上下一白。”

天、云、山、水,上下一白,我会看到三百年前张岱看到过的那一天的“白”吗?

下了飞机,直接到西湖。投宿的酒店在孤山旁,地势较高。房间在西楼的

七楼，是顶楼了。进了房间，打开窗户，一片轻雾细雪，迷离涌动流荡。

湖水很远，时隐时现。远远一痕起伏蜿蜒的山峰，若有若无，错错落落，随云岚流转变灭。

视觉一片空白，重重叠叠的白，重重叠叠的空，像宋瓷釉料开片的冰裂，不同层次的白，可以如此丰富。

“这是台北故宫夏圭那一卷《溪山清远》啊！”我心里慨叹着。是纸上大片空白里一缕淡如烟丝的墨痕，淡到不可见，淡到不是视觉，淡到像是不确定是否存在过的回忆。

没想到，南宋人画卷里的心事，在这里看到了“真迹”。

为什么是那一年除夕傍晚到了西湖？

为什么是在读了许多西湖的文学、看了许多西湖的画之后，才来了西湖？

张岱写《西湖梦忆》的时候，明朝结束了，张岱披发入山，他已经失去了西湖。

“梦忆”里他举一例：有一仆役为主人担酒，一失足，摔碎了酒瓮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咬自己手臂一口，心里想：这是梦吧？

“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总成一梦。”张岱的句子我是在青年时读的，过了20年，到了西湖，好像也要咬自己手臂一口，用肉体上的痛，告诉自己，这是真的。

约好五点出发游湖，走出饭店，到了湖边，一艘船也没有。想起这是除夕，船家也多回家过年了吧？

湖上一片空濛，天空微微细雪，风里有蜡梅清新沁鼻香气。

睁开眼睛，看到雾、雪、水、天，弥漫的一片空白，闭起眼睛，空气里袭来梅花时断时续的香、皮肤上乍暖还寒的温度，听觉里不知何人荡桨，微微水波声，渐行渐近。

一个妇人的声音，在蒙蒙寒风细雪间询问：“叫船吗？”

那舟上妇人的声音如此熟悉，不是第一次听到。

那是曾几何时渡过我的一条船吗？我咬一咬手臂。

“不回去过年吗？”上船坐定，妇人撑篙，一篙到底，船身慢慢离岸驶去。

“带完你们，就回家吃年夜饭。”妇人声音柔软，在风中如轻轻盈盈细雪纷飞消散。

“贵姓？”H问船家。

“姓付，付钱的付。”

没有听过这姓氏，想或许是“符”的简写，决定不再多问。

湖上没有船，空空荡荡的西湖，空空荡荡分不清界线的云、雾、水、雪，像面对一张还没有着墨的纸，一张空白的纸，素净空白，像最初的洪荒。

天地还没有分开，一片混沌，然而宇宙要从那空白里诞生了。

我好像听到一声凄怆撕裂的婴啼，从洪荒之初的寂静中爆炸，像是大喜悦，又像是大悲伤。像是繁华，又像是幻灭。

空白里的大爆炸，将出现什么样的风景？

细雪散了，云散了，雾散了，会有山峦起伏，会有流水潺湲，会有桃红柳绿，会有鸟啼花放。

如果初春三月来，晴日暖阳，会在西湖看到什么？

虫二

90年代之后，两岸来往方便了，一年里好几次到西湖，四处乱走。

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时辰，不同的心境，西湖淡妆浓抹，果然有千百种面目。

春日“苏堤春晓”的西湖，“柳浪闻莺”的西湖。

夏季“曲院风荷”的西湖，“花港观鱼”的西湖。

入秋“平湖秋月”的西湖，“三潭印月”的西湖。

黄昏时有“雷峰夕照”看晚霞的西湖，有“南屏晚钟”听净慈寺庙院钟声的西湖。